

養疴漫筆

宋

趙潛錄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淚霑衣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祕每歎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逾年而卒就斂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證

坦齋筆衡

翟欽甫者金人也眾飲清菴欽甫偶至眾不之識俾賦清庵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庵何以清眾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眾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眾愧謝延之上坐

瑞桂堂暇錄

嘉泰閒內臣李大謙于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

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

于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

行但覺是布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嫗

乃去繼有一尼攜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赤衣帷遮

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

酒殽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

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頃時復至後有

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畏懼尼逼使

坐遂召前嫗命酒斝數盤此婦人更不一語尼云已
晚矣張但懇尼云匠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就寢尼
執燈扃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此婦人竟無
一語疑爲瘖疾至鐘動尼復至啓鑰喚張起如前令
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
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迨曉卽離役
所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聞此事使人
徧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域眾皆謂鬼物而有一木
匠云固寵借種耳

葦航紀談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旣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

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

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

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

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旣一啜

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

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尙

不能前畏死甚也旣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眾

皆服其識量

譚淵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尙侍臣莫不嘆服

譚淵

大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

其中止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

矣

譚淵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閒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黃金閒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閒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子頃在湖湘閒見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峰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

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窗雜錄有異竹篾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箐竹可爲舟但未親見耳不識有否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卻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

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沈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曰旣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卽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紀

載諸國史祥符崇尙道教建立宮觀專尙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眞宗久無嗣用方士拜章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卽遣大仙爲嗣大仙辭之帝曰當遣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鞋惟坐殿方御鞋韞下展卽去之徽宗卽江南李主神祖幸秘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而徽宗生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眞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

皇朝類編

卷一百一十一

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言朕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夢亦然須臾報韋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塘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夷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獠音來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獠來諸閤皆扃戶徽廟亦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袞下而去罔知所在後宮妃嬪夢中有與同寢者卽此獠也或云朱溫之厲所

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尙御冕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

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餒

真定大歷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閒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

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于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于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閒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目五

色者是也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

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旣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

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漉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旣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

鶴林玉露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閒向之行術

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闡帥者日以殺人爲事邪老師歎服

狒狒讚曰狒狒怪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

斤旣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下脣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朱纓血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狒房沸切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卽聾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斫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

傅亦驗 喉痺并乳鵝蝦蟆衣鳳毛草搗細入鹽霜
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
手吐痰卽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黃蘗羌活共
爲細末生鷺鷥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
作小頭卽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
收

新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
門婦已死但胷膈閒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
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

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窗格藉
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
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無識者有一
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眾醫不効德壽甚憂之過宮偶見一小藥
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
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

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卽愈德壽大喜就以杵藥金杵曰賜之至今呼爲金杵白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櫟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同密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効又越州某學錄云少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

每條十折內鍋中大約用水五盃煎至一盃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邨民有患水腫者以爲鬼禍訊之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遂愈

皇清類編

十三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